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存研樓文集卷十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馮士新

存研樓文集卷十

編修儲大文撰

雜著

大人容物愛物論

大人之容物愛物也廣言之則吏僕未易數約言之又惟無以副勤勤懇懇之旨嘗論士之仕宜師古賢宰相而易占在田之利見孟子所謂格君心正已正物者亦

指臣道而言故敢以培護人才薦延士類爲容物愛物之本又不暇遠引請引宋明以來諸宰執証之人物莫盛於宋宰相之賢亦莫盛於宋然嘗謂宋有宰執三人馬冠忠愍范文正歐陽文忠而已忠愍澶淵之役何彖矩曹爍荊嗣馬全節之宿將而用張齊賢雷有終之大臣有威望也而用田敏楊延昭之竒鷙也而用盧琰宋搏謝濤之文吏也而用不寧唯是楊億之文也而用向敏中張詠之遠藩也而亦用雖丁謂亦不以李沆故而

不用之鎮撫夾河也文正知陝西三州及參大政孫復胡瑗石介之學行也而用李師中滕宗諒孫沔蔡挺之恢廓縱軼也而用种世衡狄青郭逵之將略也而用尹洙蘇舜欽之文也而用王益柔之文而縱軼也而用不寧唯是雖李覯徐復亦不以沈淪困躓而不用也文忠知嘉祐貢舉曾鞏蘇軾蘇轍之文也而中張載程顥之理學也而中而其他薦延者雖王安石常秩亦薦呂惠卿亦薦雖聞邵雍之名而不薦而不啻薦也是故無所

不容以愛天下之才以相天子者忠懿文正文忠是也富韓司馬皆號名相而嘉祐治平極盛之世不能不變而為煕豐元祐不能不變而為紹聖人才用舍蓋猶有憾焉彼李沆與王曾亦宋之名宰相也然以張齊賢之才又同位東府而沆卒擠之而去以張詠之才又承帝問而曾不能力舉以自代則非大臣之道也天地生才磅礴鬱積遲之又久而得一人焉而是人之生且為世訕笑排斥之不暇幸而有以自振至為天子用而世亦

不以不才而疑之如齊賢詠者且不免湮塞之歎而況名位資貫萬不及齊賢詠者哉明季諸相皆齪齪無遠略時引用一二親黨卒不可以為天子之大臣惟江陵當國於戚繼光李成梁諸將知之而用用之而盡蓋猶有忠愍文正遺略焉而如用他事概斥之則夫華亭新鄭以上之機鈴互相傾奪吳縣太倉以下之衣鉢密相付授其觝排士類而唯恐人起而軋之則一也而江陵善馭天下之才功固遠矣然而誅賞混淆蒼素易色故

予嘗謂蒲坂之罪不在分宜下非激也夫亦歎息痛恨於世之有才而不能容者也然則如忠愍文正文忠者其容與愛有差乎曰生犢破車必致千里夫容之所以愛之也而其用則為容物愛物而已矣然則如三公者果可為大人乎曰昔回鶻𩥠唐占者言當見一大人後郭子儀免冑見之而朱子釋經謂子儀雖未盡道是即當時之大人也然則如忠愍文正文忠者夫亦有宋以來宰執中之大人而已矣

臣術論

姦臣情狀自歷代史曁古今喆人直士論議詳矣獨劉向說苑臣術篇述人臣之行有六邪其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夫容貌小謹巧言令色世且疑爲謹慎而頗險嫉賢其罪遂浮於具臣諛臣而與讒臣賊臣亡國之臣埒嗚呼向之言可謂尤切中

矣彼有隸臣籍而適符說苑所述者識微之士且以爲何如人也

名士論

禮月令季春聘名士至後漢而品目特著太學生三萬餘人危言深論公卿屐履到門有坐門閭㾑不得見者海内希風之流標榜名士爲之稱號其姓氏尤舛襍今考漢末名士録蓋亦强半比附而諸葛孔明嘗號漢南名士曾不聞中郎將督三郡丞相録尚書牧益州類伊

摯緣鵠飾玉之訾也建安政移曹氏張天網掩八紘雖孔文舉之高氣邁志且頫而埒七子之班典論曰七子於學無所遺於詞無所假蓋介變而通士遂畸用詞學名而中平以降二十年飇駭霧涌之戰鋒亦寖以戢謚文舉寛容少忌多所薦達孟德嘗緣郗慮搆遺書曰狐破浮華交會之徒力有餘矣路粹枉狀奏其罪又謂融與白衣禰衡更相贊揚夫浮華交會之徒破而朝班清議亦且寖絶而無所牴牾此曹氏之深利而郗慮路粹

之深籌也王仲宣陳孔璋諸子雖不克埒文舉而一蘭九蕙當門則除樹圃則溉抑且胥籍其藻采以焜耀於吳蜀士望張虞秦李之上魚豢曰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光澤亦壯觀也夫有仲宣孔璋而不用是不知朱漆之畸受光澤也有文舉而不用是不知朱漆之參列楨幹也孔明嘗言來敏亂羣過於孔文舉蓋秋霜明玉文舉故介峙曹伍而以經國之章緯經國之識拳拳惟社稷是利介而非以上人通而非以專己而海内胥宗雅

望馬斯則楨幹光澤二者兼之而抑亦可以無訾於亂
羣之僭矣故曰諸葛君真名士也自王何祖尚虛誕匪
通匪介而魏晉高名之士又一變嘉平正元大戔異已
名士少有全者當時遂謂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不知
名士減而太傅大將軍勢贏海寓矣然則百姓之混然
而嬉遂也無乃類齊之陳成子迎公子陽生於魯國人
胥知其至而不言乎晉經國不遠比世闇弱而楊準猶
以名士不責官事胡毋輔之諸名士共操羊酒飲王尼

於馬廏護軍大警名士斂錢婚阮修慕之者求入不得洎王永衛玠為渡江名士第一温嶠庾亮阮放桓彝羊曼並為中興名士而王導復以顧榮紀瞻賀循周玘南土之秀請盡賔禮之繇是衆望翕然定而東晉復代祀宣元矣名士著於後漢延於魏晉其齮齕之者黄門宦寺不足道蓋能用網羅海内士之智以破浮華交會莫如曹氏能假煦嫗氓隷之術以翦刈異已莫如司馬氏而當時之利於漢魏何如也晉宋後士大抵以詞學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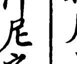
矣不具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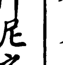
二陸

吳選曹尚書吳郡暨子休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選曹尚書陸子璋瑁與豔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頼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近則郭泰之容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








不能行卒有張温之禍此諸葛孔明所以竊歎於温之涇渭太分也又荆揚州牧諸葛元遜恪初毛柴桑與丞相陸伯言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熈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是伯言子瑾兄弟標論一軌也而恪知遜以此嫌已亦廣其理而贊其指曰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奬就騁其所任

若於小小私行皆宜濶略不足縷責復推述汝顏月旦之評以闡明其禍曰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爲大讐惟坐克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而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况已爲隙且未能明者乎是以張陳至於血刃

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纎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蓋諸葛氏漢南名士故其遺論如此此孔明之所以獨拜許靖牀下而入告先主深陳靖之虚聲流播海内者其意要緜汝頴月旦之評而寛嚴互用以彌推闡之而善全之也王朗與許靖書曰曩者隨軍到荆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静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飢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

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儁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為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清聽每叙足下以為謀首鍾繇答太子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遺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嫵媚而太子答之曰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嫵媚執書嗢噱不能離手若權復黠當折以汝南許劭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足矣是汝南風軌雖敵國搶攘亦

不能不心屈而頫首以嚮附之也武帝雖欲破浮華交會之徒明帝雖詒吏部尚書盧毓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司馬氏雖戡翦浮華而夏侯嵇吕其習尚在然則涇渭終不可不鑒而暨豔亦訖非魏諷曹偉之流則鑒涇渭者尤不可不覈也是故吾不黜二陸而訖尊元禮文舉

鬻熊

鬻熊博懐道德善謀政事幽綜造化遠則不遺明暢神

理静守以正年九十見周文王王曰耄矣鬻熊曰使臣捕獸逐麋則耄矣坐筴國事猶未也文王問君子職於民何曰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暵暵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闇闇者民失其教也武王問守攻戰曰由和而可也政平於人謂之文政禮恭於人謂之文禮治入於人謂之文治夫治陳於刑而仁行焉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未之有也成王問興國之道曰思善則行之立教而常行信而長為天下福謂

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蓋鬻子二十二篇今存十四篇賈誼新書止述七篇云夫鬻熊之明暢善謀實與太公埒太公鷹揚而鬻熊靜守以正裁坐策國事是故齊侯而楚子其功烈雖殊其道揆則鈞也

劉懷珍

宋明帝泰始初除劉懷珍寧朔將軍東安東莞二郡太

守率龍驤將軍王敬則姜産步騎五千攻壽陽時廬江太守王仲子南奔子勛遣劉道蔚守廬江引五千人頓建武澗築三城懐珍遣軍主段僧愛等馬步三百餘人掩擊斬之時當直指壽陽矣乃引軍南至晉熙子勛太守閻湛拒守復遣將王仲虬步卒萬人救之懐珍遣馬步三千人襲擊仲虬大破之於莫邪山然後進壽陽又遣王敬則破殷琰將劉從等四壘於横塘死虎乃乘勝北頓壽陽長邏門夫湛據晉熈不知守北峽關以扼廬

江晉熈之衝而令懐珍直至城下袁顗劉胡不知乘廬江東關横江之虚而頓兵濃湖與建安王休仁久相持乃遣仲蚪㡗將往救晉熈又不參用步騎而畸用步令懐珍易輕軍襲擊皆不得為知兵而懐珍亟乘其機而反用之此之謂工於審勢

符彦卿

同光以後政弛兵驕藩鎮不戢有桀黠而反者安重榮安從進李金全是也有疑懼而反者王景崇慕容彦超

是也有亡賴剽略而反者皇甫暉趙思綰是也此三者
皆不足深憂惟大臣專偪潛蓄奸謀成則為唐明宗廢
帝晉高祖周太祖不成則為范延光楊光遠杜重威李
守貞此國家大慼也周世宗崩恭帝幼而又當五代之
季豈能無變哉張永德之罷都點檢也世宗之深慮也
且又安知韋囊中木非李重進輩陰置之也邪而淮南
復繼忠武而出天也慕容延釗韓令坤握强兵河北而
名位未極惟符彦卿累世王家一門二后威名聞四夷

而帥魏博久不代當是時彥卿不有天下即太祖耳此所以太祖付之兵權而趙中令力止之也太宗夫人親彥卿女太祖曰彥卿不負朕夫太祖非果信彥卿也亦思從珂敬瑭於唐室何如人哉且令太祖不受禪又安知不早有楊堅者襲周武帝後而代之也邪彥卿既俯首弭服而周之信臣宿將成德郭崇徙平盧晉州楊廷璋徙邠陜州袁彥束手監軍西京向拱治園池聲伎永德治丹藥王景王仁鎬輩非甚耄老即鞭箠使之而無

敢辭而彦卿亦委政牙校漫不事事矣嗚呼李重進李筠之不為尉遲迥而為沈攸之王琳而死也固也然而彦卿之不争於筠重進起兵之時者何也不為延光光遠此彦卿之智也意當時太宗必有所以調和之者而亦韓信終不奪我齊之意與其後諸帥迭徙惟彦卿與拱留鎮者復十年拱守陪京固無能為而彦卿豈拱比哉及開寶二年楚蜀削平國勢大定武行德王彦超等皆入環衛乃始乘征太原之威徙鎮鳳翔則宋之所以

擾狎而防制之者槩可知已不然豈其糧料瑣屑至使王祐伺動靜而更煩祐以百口保之也邪故吾嘗謂中令有大功二不取北漢不付彥卿兵權是也

張齊賢

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太宗賜一榜甲科及第初調者授京官通判非為張齊賢也太宗習文學曉科舉人恩怨謂我所得士異日必感恩効死若甲科外槩遲之常調且三二十年不得其力而齊賢親先帝付託又幸而

與是舉此帝之假以爲名而盡賜之也其後訖至道終二十一年之間多被峻擢以及咸平景德新進鵲起而枋國本兵者前後相望甲科第一呂蒙正三相齊賢再相李至王沔溫仲舒陳恕王化基至叅知政事張宏夏侯嶠至樞密副使大槩不十年或十數年輙致身兩府曾是開寶以前之甲科恩例與咸平以後之龍飛第一人恩例而有是乎哉其餘侍從卿監如呂祐之許驤臧丙徐休復韓國華輩度不可勝數而太宗且以爲是我

之私人也而胥決意用之豈獨一齊賢哉趙中令薦齊賢於太宗未用中令述河南縣吏暨太子少師李肅事且謂陛下用齊賢齊賢異日感恩必甚於此太宗大悅乃大用夫茍以太祖之命而至恩濫及一傍而用之也又何俟中令薦剏薦之而未用哉嗚呼如中令者可謂善薦士者也

寇準論上

澶淵之役三路部署王超屯四十萬兵于定李繼隆東

面排陳使石保吉西面排陳使周瑩部署貝冀葛霸部署邢洺王繼英馮拯陳堯叟在樞密而高瓊輩庖從是皆足與辦契丹乎夫超之逗撓也前一歲嘗敗於望都者也繼隆之不任大將也嘗敗於君子館遁於靈環者也保吉輩皆庸人而欲以當傾國之敵且是時所恃者超超與桑贊皆頓兵不進而寇準曾不少慮何也曰契丹掠深祁輒去攻威虜順安定又輒去而遂大窺貝魏是避四十萬衆也冬十月乙未詔超等赴行在十一月

丙子帝至澶南城衆欲駐蹕準曰趍屯勁兵中山扼其吭繼隆保吉分大陣扼其左右肘何疑而不進則是趍尚未至也而駕渡河矣夫中山者是澶淵之虛聲也然則契丹而卒不和準遂決一戰乎曰車駕野戰是高梁之役也冬極寒而戰是君子館之役也數千騎至法宜稍迎擊之度大舉必不為而契丹又利於速戰準之算曰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夫張凝田敏魏能楊延昭者是澶淵之奇兵也趍請兼護四將而朝議以韋

制不許凝敏抵易敏俘獲萬計延昭破遼古城知府州折惟昌亦破狼水砦而幽朔内擾矣此所謂敵兵合而使分欲戰而禁之使不敢戰者也然而德清破京東河北擾準之堅守者如之何曰曹璨鈐轄三路李允則都監白守素鈐轄鎮定屯靜戎敏屯北平能屯威虜凝屯保李繼宣屯邢趙劉用知邢馬知節知鎮耿全斌知肅安石普知莫屯馬村延昭部署寧邊屯靜安孫全昭副王欽若部署天雄王嶼知冀李延渥知瀛荆嗣知滄丁

謂知鄆兼安撫鄆齊濮張齊賢知青兼安撫青淄濰謝濤知曹劉綜盧琰轉運河北王能城祈而知澶者何詠矩也此所以守三路京東也然而别將且緣雲應而入也則如之何曰雷有終部署并代高繼勲鈐轄宋摶鄭文寶轉運此所以守河東也有終自土門赴鎮嗣自淄齊轉冀赴行在琰自定先赴行在將士用命列城堅壘旗鼓千里不絶而東西陳分扼之貝冀邢洺又分扼之契丹攻北平威虜順安敗攻定敗别將攻岢嵐又敗攻

瀛大敗遁攻冀又遁進不得乘河氷退則鈔掠皆在馬上師老氣竭雖捷懶無死豈能南向發一矢哉是故準之功不在決策親征而在為不可勝以竢敵之坐屈也然而準相財五月而成功者何也曰恩使人懷威使人懼多許人官以為恩一也用人不以次二也所薦多智略士雖雷孝先丁謂不遺三也此三者皆宋之大臣之所深避而準毅然為之李沆曰如謂者可使之在人上乎然沆卒準相而謂輒鎮撫夾河是沆不能用謂平蠻

才以禦西北而準用之也枋國者出欽若易用謂難謂輩任奔走而繼隆保吉胥銘却敵勲矣然而譖者曰孤注而卒不得與沆繼隆同配享何也嗚呼此忠臣志士之所為氣結填膺者也

寇準論下

璨允則諸將非槩緜準識擢準未相帝為戰說繪圖曰契丹越定南侵能延昭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非準畫也曰諸將才者任之不才若違其才者易置之楊嗣

部署鎭以耄命凝代張秉知澶以尠將略徙滑命彖矩代全照代瑩天雄凝能敏代超屯定凝延昭全照迭代而敏延遲不代也戰無常形陣無常勢諸將執之而敗崔翰變之而勝帝得其麤以護邊淮得其精以撓敵凝兵六千敏五千延昭益兵萬繼宣等遮蔽西山而延昭同普扞東道凝敏抵易詔先還而延昭深入是故淮之置將也審其機執其要而已請詳之曰彖矩知澶一也延昭益兵二也敏北平三也有終詔出土門四也謂無

安撫濮五也然則外此者曷任曰劉師道三司周起芻糧齊馬應昌濮張晟暨秉鑿河凌王榮巡檢南岸許均捕澶濮盜夏守贇巡檢駕前杜彦鈞護月城夏守恩張旻張思均許懷德等往來指使而守弩者張環也秦翰浚城溝李神祐壕砦閤承翰鈐轄排陳鄧守恩巡檢澶濮韓守英同抵朔而衛絡欽扼澶浮橋行宫使扼橋要機一也罷北面齋御劍内臣要機二也然則德清曷為破曰張旦力戰死所以守德清也延昭敏戰幽易所以

守北平寧邊也帝戰澶所以守東京也然而趙德明秉虛而入而王均輩且叛也則如之何曰趙賀髙覿八人安撫向敏中知永興張詠知益然則謂輩曷頼曰謂可邊劇不可省臺周起任布可漕刑不可樞輔凖甞薦錢若水友王禹偁張詠楊億而善曹瑋使凖相詠樞密億叅政㮣矩延昭瑋三路部署雖無靖康禍可也

書寇凖論後

歳癸未予甞譔寇忠愍公論析上下篇以力破狐注之

詭兹復録忠愍論澶淵事宜曰臣伏奉聖旨擘畫河北
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至何處者臣伏覩邊奏契丹
游騎已至深祁以東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
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
德等州别無大軍駐泊必慮敵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
刼不惟老小驚駭兼使他盜團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
户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啓戎心臣欲乞先那起
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杜彦鈞孫全

照部轄若是敵騎在近即仰近城覓便掩殺兼令間道將文字與石普閻承翰照會掩殺合擊近名募强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刼殺人口仍乞照管南北道路多差人探報合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三則石普閻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洺地里不遥張得犄角之勢一隨駕兵士衛扈宸居固不可與敵人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軍至貝州兵馬大駕未起已前不過三萬人

萬一敵人至貝州已南下寨游騎漸更南來即須那起定州兵馬二萬以上人騎令桑贇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手下兵士出土門路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洺州以東方可聖駕順動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在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處兵馬令作會合次第及前來累降指揮牽拽候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得幸大名或恐萬一定州兵馬被敵人於鎮定間下

寨抽那不起邢洺之北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是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將帥等會合及分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兵馬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此則敵人必有後顧之患亦未敢輕議懸軍深入若是車駕不起轉恐因之殘害生靈或是鑾輅親征即須過大河郎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置會合兵馬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即𠡠清問合罄鄙誠伏覩皇帝陛下睿知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

決勝尚猶虛已以詢謀兼彼遠來賴之糧糗惟玆嘯聚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瀆天聰伏增戰懼此較宋史尤為詳審蓋其所妙運者全是澶淵之法匪直河東定州威鹵邢洺天雄軍兵馬以𢞇機運之而即渡大河駐澶淵亦所以為會合士馬控扼津梁可前可却左顧右顧之樞要也爰附載于二論後俾千百祺之猝臨大事好謀而斷圖有成者克遡鑒前喆經畫焉

宋高宗上

建炎元年五月戊午後通問使相繼曰以二帝也紹興七年二月庚午後奉迎使相繼曰以梓宫淵聖太后也紹興十二年四月丁卯皇太后偕梓宫發五國城而淵聖不歸帝猶可辭乎曰無辭曰十六年九月甲戌何鑄祈請國族二十一年二月壬戌巫伋祈請淵聖及皇族三十一年五月辛卯淵聖訃聞甲午詔斬衰三年夫帝曷忘淵聖曰斬衰僞也雖祈請亦僞也請繇八年數之

十二月丁丑詔金還梓宫母兄親族張燾胡銓述和議亦曰淵聖可歸而九年正月丙戌王倫充奉護梓宫迎請皇太后交割地界使不及淵聖一也十年正月丙戌莫將充迎護梓宫奉迎兩宫使又不及淵聖二也十一年十一月金蕭毅來帝曰今立誓當明言歸我大后不然朕不憚用兵故何鑄進擔表首請歸后是緩徽宗梓宫也奚有淵聖三也十二年四月甲子绱孟忠厚迎護梓宫使王次翁奉迎兩宫使是時五國城未發也而淵

聖不歸朗如燭照四也曰庸知兩宮非淵聖曰懿節后九年六月崩是月辛巳訃至而命使先十有六日懿節梓宮又同太后歸其非淵聖可知也奉迎禮儀使若此奉迎使可知也是年八月梓宮太后至越四年而後泛請國族又五年而後請淵聖是特八年詒久而不讐而姑假此為名耳至伋果請與否未可知也何鑄名請國族而使事秘不傳庸知非淵聖斷歸逆閉之塗邪五也伋請淵聖兼請增加帝號且一請不許輙止六也廖剛

一言罷朔望遙拜而正朔侈行大朝會禮且諸吉禮胥舉七也三十一年六月戊辰徐嘉賀金遷都不請淵聖梓宮不問諱日八也曰是時帝懼甚賀遷可請梓宮邪曰三十二年四月戊子洪邁賀金主即位時用敵國禮矣又不請何邪且邁可請河南地獨不可請梓宮邪九也不知朱后何時崩淵聖太子諶北地又生子訓帝無子不議迎歸奉永祐陵一盂飯十也曰祈請可乎曰議和非也議和而不祈請淵聖皇族益非也故帝大罪三

曰淵聖崩于金臣金敎少保萬壽觀使岳飛

宋高宗下

帝忌淵聖歸信乎曰信苗傅叛言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之旋降帝皇太弟皇太子旉皇太姪一也范壽憾孟忠厚誣與隆祐太后密養淵聖子夫太后擁護功度越古今母后壽小臣非窺帝旨何敢輒及此壽編管湖州踰月太后崩而淵聖子本末不竟也二也金廢劉豫揚言閭巷間請女舊主少帝來此論者曰是欲

復立淵聖也按豫求哀撻懶曰趙氏少帝出號哭聲聞遠邇女何不自責而歸三京陜西議實撻懶主之秦檜歸自撻懶軍故七年十一月豫廢八年三月壬辰亟復檜右僕射稱臣乞和三也帝再使金淵聖進封帝母韋賢妃以慰之是太后不樂帝行也太后嘗難普安郡王之立庸知不阻淵聖歸四也別史載太后歸淵聖乞太乙宫使雖不必信然曹勛嘗達徽宗御衣領中書季徽達太后書和議後南北信使相望而淵聖詔不一達是

帝惡五國城信也五也諸王陷北無一人還者信王榛亡匿五馬山砦舉兵乞援帝密令馬擴幾察榛且詔擇日還京以伐其謀夫還京之詔不出於宗澤三表而出於沮榛遂使榛無援戰敗不知所終其於淵聖可知也六也金取趙彬等孥洪皓言宜告金俟淵聖及皇族歸乃遣張邵言金有歸淵聖及諸王后妃意皆謫外郡雖頌檜忠不免七也三十一年金主亮命高景山王全曰辱宋宋必不敢殺女全見大言曰趙桓死矣不即斬且

欲俟金使去發喪蓋帝重愧于金而金輙用是制之八也故曰帝之忌淵聖也信

秦檜

秦檜通金曷證曰何㮚等同拘而檜獨歸且偕妻王氏也歸停議合金使也曰請廣之曰兀朮通檜書謂不殺岳飛不克和一也曰檜必不泄兀朮書書曷證曰粘罕至淮上檜為草檄室撚見之後語洪皓寄聲檜夫檄可草書獨不可通邪二也莫將韓恕拘於涿紹興十一年

六月兀朮求和縱之歸夫將姦人也嘗附和議賜第蹴起居郎庸知不附兀朮書而檜始決意越月輒罷飛樞密邪三也十月乙亥劉光遠等還戊寅輒下飛獄四也十一月壬子金審議使蕭毅入見乙卯何鑄報謝鑄嘗爭飛獄命鑄且決殺飛是毅審殺飛議也五也趙立鎮撫楚泗漣俘獲輒磔建炎四年金久攻楚九月戊辰楚破十月辛未檜始歸漣水軍是懼立也六也檜歸自撻懶軍劉豫亦主撻懶檜親黨鄭億年事豫後歸朝擢資

政殿學士是殆豫歸俘議而懼其泄也且豫僭號後二十四日檜始歸何邪七也檜受學汪伯彦伯彦子召錫檜死黨嘗執於金得還蓋伯彦使人贖之庸知非即檜邪八也建炎三年十一月戊午金陷洪州撫袁州守臣王仲山仲嶷皆降仲山檜妻父也且檜既至淮上黄州淮西郡庸知檜及妻不隨金軍趨洪約仲山等降而後偕縱之歸邪九也曰是年九月丙辰張邰使金邰遇檜於濰十月辛丑金人自黄渡江檜能遽至黄邪曰度急

騎可至不然書可達又不然後一月兀朮犯建康破溧水尋綠廣德軍破臨安且溧水在建康南馬家渡師未敗而縣先破臨安不取平江道而徑廣德軍檜家溧水廣德間庸知不作鄉導而飛時六戰皆捷又庸知檜不用此讐之也

趙元昊

賀令圖康保裔之沒靈州之陷王則之叛儂智高之入邕史皆書曰惟蔣偕死不日書是月而趙元昊反自三

大敗以及塞門三川豐州之陷麟府之侵皆不日雖任福白豹之克亦不日是史不詳日也其不詳奈何邊帥掩覆一也朝野禁忌二也史官隱諱三也而禁忌弊尤甚明開封之圍也周王血疏至張清惠請急護中原同年相曰已痛哭密揭矣君何事既而審之則妄也清惠感憤死昌平破通州相有門生私問者大怒曰賊已遁矣若新進小臣何與此俄而賊大至宋自景德以來酣豢驕惰惡言兵革仁宗雖恭儉而寳元康定間宰執張

士遜章得象宋庠皆尠經國略樞密自王德用罷夏守贇王鬷輩尤號庸懦偷旦夕安而懼機務之泄也牢閉密拒使天下不得聞不知聞者之捷於枹鼓也夏首領二人降富弼言補借奉職賞薄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是時呂文穆三相且若此而況智不及文穆位不任三府者哉密院編修送史館皆除授常務兵即大敗史館安得詳知日知之安得書此追修者所以胥不日也或曰清遠之陷不日楊業之沒

日而不核猶不日也曰不日史失也六年概不日非史失也元昊納欵曰稱臣曰郭恩沒曰夫史何嘗失哉然則白豹之克不日張亢柏子兎毛之勝并不書何也曰小勝亦不使人聞此宋之大臣之尤重機務而其懼愈甚也懼愈甚則敗愈亟而一日不和而不得當是時使主非仁宗平夏財力有餘而范韓龎張不捍邊嗚呼其亦殆矣然則鎮靜非與曰鎮靜而備不至是鎮靜者禍之門也元昊契丹戰河外范仲淹請發兵杜衍富弼言

契丹必不來自今言之衍𨹧得而仲淹失然使游騎猝至何以禦之是故仲淹有任鄜延救涇原之𠢽始議發兵而衍𨹧鎮靜與宋庠請修潼關均失也睦師起燕山陷其始也天子亦不聞靖康元年十一月丙辰雖欲令史官無書得乎此十九日之事之尤可悲涕者也

霰真

晉書趙至字景真代郡人論議清辨有縱橫才與太子舍人嵇茂齊蕃友善及盂元基辟為遼東從事念將遠

適與舊書叙離并陳其志今書載文選晉書嵇茂齊康兄子也康子延祖紹家集趙景真從兄茂齊同年相親州辟至遼東從事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然則此書之出呂仲悌安手魏晉間人業已胥傳矣按嵇中散集與呂長悌絶交書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成大好繇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塗而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而阿

都去年向我有言誠忿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足迫之故從吾言間令足下因其順親蓋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不繫都以子父六人為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繫都先首服誣都此為都故信吾又無言何意足下包藏禍心邪都之含忍足下實繇吾言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繇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

下交矣古之君子絶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恨恨

嵇康白阿都者嵇康集錄呂安字仲悌小字阿都康與

山濤絶交書所謂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

以吾自代者也葢呂巽字長悌東平人為相國掾有寵

於司馬昭康與巽及安親巽淫安妻徐氏安欲告巽遣

妻以咨康康諭而抑之巽内不自安告安撾母表求徙

邊安當徙自理辭引康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與巽書

告絶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昭因此除

之此昭之所以訖易魏為晉而康之所以似夏侯泰初也然而徽繹書義則安之烈志又度越於康此康所以每一相思千里命駕而世傳嵇呂陶陶永夕也晉干寶晉紀太祖逐呂安遠郡在路作書與康晉臧榮緒晉書安妻甚美兄巽報之內慙誣安不孝啓太祖徙安遠郡即路與康書太祖見而惡之收安付廷尉與康俱死然則此書之屬仲悌晉紀晉書業已先唐貞觀時御製晉書而朗次之矣李善文選註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

書曰安白李周翰曰晉紀國史實有所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時紹以太祖惡安之書又安與康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為定此前賢覈真之指也而或謂榮曜艷色諸語擬康差不倫夫康娶魏宗女而列籍中散大夫又力能奔走太學諸生故安辭及之且以激其踈慵而所謂大丈夫之憂樂者不存也鍾會語司馬文王昭曰嵇康卧龍也公但憂康無憂天下也又毋邱儉諸葛誕再舉兵康實與聞

之康不死魏不必遽亡而能佽佐康者惟安故有大丈夫憂樂之説吾嘗謂康安有魏忠臣當與泰初同傳非阮籍劉伶向秀輩之所可倫比而世傳嵇阮猖狂者此未克覈真也即安撾母暨妻淫康書謂巽先首服誣安則亦非其真而猶明之鐵鉉二女鄭鄤杖母也是故阮籍宜入晉書嵇康吕安宜入魏志叟用漢丞相晉處士唐監軍之義例以貞厥叓而特書焉

申貞

長平殷深源浩累辟不起屏居墓所㝡十年當時擬之管葛曰深源不起其如蒼生何蓋先謝安石而有斯語也及拜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力抗桓氏而以山桑之敗邑邑歿東陽或謂處士純盜虛聲而亟當事任既不得同於樊英或謂陳濤斜𩔖山桑而譽流王佐又不克比於房琯迄今千四五百年而尠誦書而好豎議者猶謂與終身佚樂之王夷甫為伍而辭又甚焉貞臣久而受抑未有如深源之甚者也深源為揚州收名名儁當王

義之之徵護國將軍也遺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何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義之報書曰吾素自無廟廊直王丞相時果欲内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繇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俟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

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其事訖不行而深源之降心於義之則已至矣鎮西將軍謝尚為劉惔求會稽深源答書曰真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馳邪此皆咄咄書空誤達空函胥自其專固之性不可岐轍視而空函之達抑未必庸

爾誤也深源參綜朝權與桓温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内外和遺書誡之深源固不從及將北伐而安西將軍謝尚為督統兵業以敗績羲之復遺深源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懐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可追顧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寛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緣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外内之任者

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還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

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令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無至

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深源遂行至圖山桑再舉而訖不復振此北堂書鈔載羲之書下官勸令畫廉藺於屏風者也羲之時又戕會稽王曰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内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

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
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
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
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
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
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
北入黄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
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吴越經緯天下十分

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徳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歎惜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㱏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

不以為譏況厠大臣未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繫
決在行之不可復遲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
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内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
隆當年而不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為殿
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
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覽廢虛遠之懷以救倒
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
賴矣此尤為北伐勤懇言之增運帖曰令便極言於相

并與殷謝書又帖吾書未被答得桓護軍書云口米增運皆當停為善自胥是軍國遠謨友朋忠告而不得謂大江以北竟不宜綜畫至使淮陰屯田壽春重鎮恒類王丞相出督時譙郡歷陽南沙危迫勢而無以為異日三阿八公山戰勝攻取之基且夫長淮不守則大江之險與寇共之此亦古今戍江北固淮南之通議而千里饋糧抑又自古行師之所宜綜畫不得以石門渦口為陳跡而遂棄之不議也深源為揚州朝廷恒崇樹之以

抗桓氏温深不平又引接荒人斬立功於豫洛尚書左
丞孔彭祖嚴嘗為揚州別駕遺書曰當今時事艱難可
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已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昃
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
哉而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
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為政防民之口甚於防
川間日侍坐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
云夫惟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

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可守筦籥内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覩頃日降附之徒皆反覆不常貪而無親難以感義而聚著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虚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深源深納之而疲聖體虚府庫此抑足徵時事之難而綜畫之未始不閎勤至若荒餘降附直可謂宜接之而加審未可謂宜

拒之而不接也深源初屏居墓所都督荆益六州庾翼請爲司馬及軍司且遺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閒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

而乃高談莊老説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困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如是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深源猶固辭不赴則亦未欲以庾氏為宗也翼嘗稱劉道生恢於桓温曰惟此與君共濟艱不則司馬軍司故是東之高閣之旁徑雖嘗以殷洪喬羡事遺兄督江揚二州氷書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絲

有佳兒又曰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而軍府樹置訖有定屬蓋桓氏之專朝庚氏寔啓之王氏謝氏養成之而深源故不幸而以孤根當巨斧者也及後安帝時順陽范長文弘之為太學博士議謚謝石襄墨又議深源宜加增謚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僕射王珣雅附温三怨交集乃出宏之為餘杭令宏之戕會稽王道子曰與浩年時邈絶世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癢而當

為之犯時干主邪又曰桓温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省臣子情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王珣以下官議啟浩謚不宜暴揚桓温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懐其入幕之遇又與珣書曰啟佚忠貞居正心貫人神加與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闊艱難夷嶮以之雖受屈姦雄心達千載此忠貞之徒所以義干其心不獲以已者也既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亦後生所

備聞吾亦何敢苟避狂狡以欺聖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懐知己之小恵欲以幞府之輕節奪名教之重義於君臣之際既已虧矣尊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同戴王室志厲秋霜誠貫一時殷侯所以得宣其義聲寔尊大君協賛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温小顧懐其曲澤公在聖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葉領軍之基一構而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喪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又曰昔子政以五世純臣

子駿以下委質王氏先典既已正其逆順後人亦已鑒其成敗每讀其事未嘗不臨文痛歎憤惋交集以今況古乃知一揆耳辭雖亮直以桓謝故訖不調而史臣曰宏之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温斯為當矣乃千百祺後持論者猶復云云是為桓温桓元報仇也蔡司徒道明謨嘗議尚書令刁協曰自頃員外散騎尚得追贈況刁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為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

死難則見絶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為臣之節乎假令深源雍容令監不失作王懷祖何次道而以桓氏貽千百禩呰議是為附權豪則逸樂終其身且有令名抗權豪則終身窮躓羸瘁而姦黨且亟四海亘歷禩密排曲詆不少釋無慼乎頌功德者盈朝野而守貞之士之杳不槩見於天下也抑深源嘗道謝萬石萬曰文理轉遒成殊不易萬善自衒耀致有時譽及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義之亦嘗遺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

同羣辟誠雖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顧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繇寔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此大指與誠深源同即庾翼大合聲譽之說而其殘桓温也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令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亦與温論深源朝廷用違其才之指前後符合然而深源雖不得希風管葛要其所綜畫

猶當在謝安石之上非萬輩擬均而吾所尤憫者抗桓氏之大節也夫宏之故嘗曰殷浩忠貞宜蒙顯贈

論深源而詳書逸少書則深源之得失具矣予嘗謂深源確逸少通負荷海寓逸少要不逮深源謝萬初為吏部郎嘗與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

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
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
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曠衣食之餘欲與親知
時共歡譙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
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嘗依陸賈班嗣楊
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矣蓋時
適免懷祖檢校也不為深源之咄咄則為逸少之撫掌
其志於斯世一也容齋隨筆逸少蓋溫太真蔡謨謝安

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懐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其操履識見議論濶卓當世亦少其比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藝之為累大哉而不及書空者之亦復不為人役也

逆少殷侯帖二其一曰昨送諸書令示卿想見之恐殷侯必行義望雖宜爾然令此集信為未易卿若便西者良不可言其二曰昨得殷侯答書令寫示君殊無怒意既而意謂速思順從或有怨理大小宜盤桓或至嫌也

想復深思此二帖胥宜考又帖曰得孔彭祖十七日具
問為慰云襄遲還蠡是反善之誠也於殷必得速還無
復道路之憂比者尚懸悒得其去月書省之悲慨也蓋
孔彭祖嚴殷深源臨揚州嘗請為别駕深源為中軍將
軍北伐時羌帥姚襄降深源以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
襄於梁襄遂反深源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為襄所掠
此似指其事也又帖得豫章書為慰想以具問昨得都
十七日書賊遲還蠡臺不攻譙是其反善之誠也但殷

生得過此者猶令人憂期諸處分猶未定䍧參軍旦夕至也遅一一此殆同前書又帖殷廢責事便行也令人歎悵無已此殆似指徙東陽事前云處分猶未定此云廢責事便行是本可以不廢責也又帖云殷生得快罔大事數謝生書但有藥耳云彥仁或鈌宣城甚佳情事實宜令有云想深復征許也又帖與殷侯彼此格卿取又帖與殷侯物示當爾不可不卿定之勿疑此胥載張彥遠法書要録又宰相安和帖宰相安和殷生無恙時

面凡當宣凡懷黄長睿曰宰相安和帖乃郗愔書宰相
者簡文作相王時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書郗愔帖
語而結字實近世僞作附考

魯仲連贊

一見而田巴屈夫駒之不受羈也片辭而聊城下何矢
之不倦飛也排難解紛輕世肆志維彼耿耿者聊以發
中之憤懣而瑣瑣者又焉盡心之精微邪若乃長平外
破邯鄲内圍孤者未壯羸者苦饑而秦以累百餘年之

武秉坑四十萬之銳如河斯決如華斯摧夫且僕妾大臣烹醢梁王㓥圍城之不旦夕下者幾希此晉鄙止壁垣衍帝秦所為熟於事而嫻於律工於計而審於機也而是時先生適遊趙不避險不怵威公子匪賢梁客安在曰吾請責而歸談者不敢囁嚅主者不敢依違遂使秦軍却者五十里周祚續者三十載天地昏而再旦日月晦而重暉然則東海之蹈西山之餓意庶幾乎夫豈赧獻户口穆杞郊餼乃忍食犬豕之食衣虎狼之衣而

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

信陵君贊

念不獨生乃令趙亡是心也可以却秦軍可以謝魏王可以全活邯鄲可以安危大梁可以奔走侯朱毛薛可以横絶黄吕原甞是心也晉鄙洞錐而不能怨如姬効死而不能忘黄河迅决而不能徙函谷牢閉而不能當婦人不伐性醇酒不腐腸暴秦夷廟不加損炎漢守冢不加張是心也窐六合亘八荒薄兩儀昭三光豈直公

子也彼約車數十乘夫皆抱關之後刼賣漿博徒之前行可以續李同啟唐雎激荆軻而笑舞陽者也

平原君贊

謹書范雎傳兩言繡之綺紈揭諸衢術曰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

孔北海贊

先生文士不以康成訓詁而不宗也先生志士不以伯喈㦸辱而不恭也先生澹蕩士不以正平太放而不殺

其鋒也先生高潔士不以根矩太弧而不回其蹤也若乃憫孝章之不永爭伯皮之不容容俆也而斧躓禮慈也而矛鏦北則王劉後進也而不憚折年輩南則張虞遠地也而不忘寫憂悰其拯患也匪直簡札夫且鐵楯而金墉其好士也匪直口舌夫且鼉鼓而鯨鐘其豪塏也夫殆不盈樽之鄭泰而其奔走也夫又不入獄之何顒蓋聞之工媚者工愼善柔者善恚夫惟中多所憐而不爲苟異夫乃外有所激而不爲苟從太傅曰殫不可

封也大夫郗慮不可逢也蘭可焚而鬱烈玉可碎而琤琮而義不可不誅奸國不可不鉏凶也此光明俊偉贊先生者曰如龍而嶔嶔磊落擬先生者曰如松也且夫昭烈皇帝之牧徐州也尊爵廣地强兵勁騎而袁術踞壽春曰不聞世有劉備嗚呼何其肆也當其相平原也沈淪困躓附託候伺而帝望北海曰乃知世有劉備嗚呼何其媿也此先生之所以為駿雄而術之所以為妄庸也

存研樓文集卷十